



DANGDAISHIJI

CHANGXIAOSHU

WENKU

(美) 纳尔森·迪米勒

我的邻居是黑手党(下)

我的邻居是黑手党

我的邻居是黑手党

作者 纳尔森·迪米勒(美国)

(下)

远方出版社

第二十一章

回想起来，我当时应该带着家人横渡大西洋，永远不要再回到美国来，以便解除萨特和斯坦荷普家族的殖民者身份。我们本可以驶进普里茅斯，烧掉波马诺克号，在海滩上开一家卖海产的小店，此后过着幸福的生活。

但是美国人不移居国外，至少会这么做的人并不太多，而少数移居国外的人也生活得不好。我们创造了自己的土地和文化，我们就是不适应别的地方，甚至我们的故国。我们即使在那里只度过两个星期的假期，他们也很难容忍我们。说实话，尽管我仰慕欧洲，但我觉得欧洲人有点讨厌，特别是当他们说美国人坏话的时候。

因此我们并没有横渡大西洋，没有移居国外，而是趁着风和日丽的好天气航行了一程，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

星期五晚上，我们在亨普斯特德港下锚，天亮时启航赴康涅狄格州，在米斯蒂克逗留了几个小时后，上岸去以光和购物。实际上，在城里逛了大约一个小时之后，苏珊就对卡洛琳和爱德华说她需要和我回船里去取我的皮夹，而卡洛琳和爱德华则似乎是心领神会地抿嘴一笑，我则感到有点不自在。苏珊要他们于三个小时后在海员酒吧门前等我们。

“要三个小时吗？”爱德华问，脸上仍带着笑。

我觉得让孩子们知道父母仍有完美的性生活是件好事，但不能给他们留下我们的性生活似乎太频繁的印象。然而苏珊对此却处之泰然，她对爱德华说：“是的，是三个小时。不要迟到了。”

然后我取出皮包，给他们每个人一点钱，顿时发觉刚才所讲的有关皮夹的谎话穿帮了。但他们都是乖孩子，因此故意装出没

有看到我手中拿着皮夹的样子。

在返回码头的途中我对苏珊说：“你害我慌了手脚。”

“约翰，在你掏皮夹前一直都处理得不错。”说完她便笑了起来。

“反正他们已经知道了，”我说，“过去我们经常夜里把他们安顿在睡铺上以后就爬到甲板上去行事，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你总是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听到上面有响声，那是爹妈在做仰卧起坐。”

“还有伏地挺身。”

我们俩都哈哈大笑起来。

于是我们重新驾驶波马诺克号出航，驶到离岸三哩之外，性欲反常在那里是合法的。我们找到了一个附近没有其他船舶的场所，然后我问苏珊：“这回你有什么花样？”

她想到的花样是进入下面的船舱里，当她再出现在船尾时已全身赤裸。船仍在航行，我在掌舵，她则站在我面前说：“船长，大副辛西来奉命报到，请求处罚。”

天哪。我看着她立正站着，那双绿色的猫眼在阳光中闪烁，微风吹拂着她的红色长发。我喜欢这女人的胴体、那坚实的四肢、白的皮肤和那一大撮红色的阴毛。

“奉命报到，请求处罚。”她催促着。

“好，好。”我想了一下说：“擦甲板吧。”

“是的，船长。”

她下到舱里，取回一个水桶和一把刷子，然后趴在船栏上舀起一桶海水。她匍匐着开始摸我脚旁的那一片甲板。

“不要把水溅在我身上，”我说，“否则我要揍你十几下屁股。”

“是的，船长……哎哟！”她把水桶弄翻了，海水湿了我的

鞋。我想她是故意这样做的。

她跪了起来，双臂抱着我的腿。“啊唷，船长，请原谅我！请不要揍我。”她把头埋进我的大腿之间。

你要知道，尽管苏珊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悍妇和骚货（恕我这样用词），但她却有另一个奇怪的自我——她最喜欢也最经常扮演侍候人的可怜无助的女人角色。将来我准备向我朋友中的一个精神科医生咨询这件事。当然我要隐瞒病人的真实姓名，以保护这个性行为反常者。

言归正传。我叫苏珊下帆抛锚，以便对她进行一点处罚。我把她的手腕绑在主桅上，并用我的腰带在她的屁股上抽了十几下。无疑这些都是爱抚式的轻击，但她却故意扭动着身体，请求我不要再打。

随后的一个小时就是以这种形式度过的，苏珊光着身子干着各种低贱的事：送咖啡、擦铜器、清洗厕所。在家时我无法叫她清理烤面包机里的面包屑，但现在她却情愿当一个光着身子的奴隶。我想，这对她有好处，对这条船更有好处。

过了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她对我说：“船长，请问我能否把衣服穿上？”

我正坐在甲板上，背靠着舱壁，喝着咖啡。我答道：“不行。你现在给我匍匐在甲板上，分开腿。”

她照我的命令去做了，耐心地等待我喝光咖啡。

在驶返米斯蒂克的途中，已经穿好衣服的苏珊显得有些神情恍惚。我觉得她心事重重，实际上我回想起来，苏珊过去这一个月来的性情总是一会儿亲热无比，一会儿又忧郁疏远。我已习惯她的情绪，她的忧郁和怪脾气，但这回却有些不同，就像卡洛琳说的，苏珊变了。不过我也变了。

在我掌舵返回米斯蒂克途中，我对苏珊说：“也许你是对的，也许我们应该离开。我们可以乘船南下加勒比海，销声匿迹几个月，让文明见鬼去。”

她稍停片刻之后答道：“你得先解决你的税务问题，免得演变成一件刑事案件。”

这话有理，就像大多数的美国人一样，我讨厌政府干涉我的生活，给我带来不便。我说：“好吧，那等我处理好这件事，我们就立刻离开。”

她回答说：“你不觉得你欠法兰克什么东西吗？”

我瞥了她一眼。“譬如什么？”

“噢，你答应过帮他受理他被起诉的事，”她说，“但从你对卡洛琳和爱德华谈起这件事的口气来看，你好像还没有决定。”

我向远处的地平线眺望了一会儿。我不喜欢别人告诉我如何办事，或提醒我曾说过什么话。再者，我不记得曾告诉苏珊我答应替贝拉罗萨处理谋杀起诉案的事情。

她说：“你们不是互相帮忙吗？”

我说：“我想是的。你为什么会这么关心这件事？”

“噢，这是对你的挑战，我觉得你去处理一件刑事案对你有好处。”

“你真的这样想吗？如果我担任一个黑手党老大的受托人，我将断送我在帕金斯—帕金斯—萨特—雷诺兹律师事务所的前程，更不用说影响我们的社交活动，你知道吗？”

她耸耸肩。“约翰，我不管这些，你也不要管。你心里早已有这个打算，你就去干吧。”

“好吧，我去。”

星期六下午，我们驶离米斯蒂克，朝南驶回长岛。我们发现蒙陶克角出现在眼前，于是顶着强风和逆流绕过去。

在蒙陶克角东南方约十里处的大西洋上，我们看到远处有一群鲸鱼穿出海面戏水，于是我们就朝着鲸鱼驶去，但没有追上。虽然这还不是常见的景象，但近年来我已看到了更多鲸鱼，这是好消息。但是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却看到了一个令人不太愉快的东西：一艘黑色大潜舰的航行指挥塔在帆船左舷不到 50 码处冒出了水面，像是一块古代的巨大黑曜岩耸立在海面上，使我们这艘 36 尺长的摩根型帆船相形见绌。塔上有号码但没有其他标志。爱德华气喘吁吁地说：“我的老天……是我们的潜舰吗？”

我回答说：“不，是他们的。”

“俄国人的？”

“是政府的，可能是俄国人的也可能是美国人的，总之萨特家没有核子潜舰。”

我想这句话是约翰·萨特由思想正确、依法纳税的爱国者转变为世界公民（或更精确的说是大海公民）的所有对话的结束。

趁着天黑前的几个小时和强劲的西南风，我朝长岛的南岸返航，沿着雄伟的白色沙滩西行，经过了东汉普顿和南安普敦，然后折入欣内库克峡湾，驶经欣内库克印第安保留区，最后把船停泊在南安普敦游艇俱乐部，并在那里过夜。

第二天是星期日，早上我驶进淡水海域，再次绕过蒙陶克角，进入大佩科尼克湾。对中小型帆船来说，佩科尼克湾是乘船在东海岸游玩的最好地段之一，在此既可看到大海，又有安全水域的保护。此外，还可以看到别的船舶、水上飞机、海岛和壮观的海岸线，因此我们足足玩了一整天。爱德华用一副双筒望远镜来观景，他发现了四个赤裸着上身的女子。他老是把望远镜递给我，但我对他说我对这类事已不感兴趣。苏珊和卡洛琳则告诉他，如果他发现了有裸体的男子，就把望远镜递给她们。

星期天晚上，我们在萨格港的一个古老捕鲸村上岸采购食

物。我曾提到过，苏珊不善于烹饪，即使在家里的现代化厨房里也做不出好菜来，因此我们不期望她能在船上的厨房里做出什么好东西。苏珊和爱德华认为，食物中应包括梅因街上一家餐馆做的好菜，而卡洛琳和我则主张将就着过。由于我是波马诺克号的船长，大家都得听我的——你看，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驾船出海游玩的原因。于是我们在村子里步行。星期天晚上这里极为安静，我们找到了一家露天熟食铺，在那里买了冰啤酒和三明治。我们带着食物返回停泊在梅因街端长码头的帆船。当我们在甲板上坐下喝啤酒，吃熏腊肠三明治时，苏珊对我说：“要是我们在这次出游中得了坏血病，我要唯你是问。”

“夫人，我对波马诺克号与其全体船员负全部责任。我管理严格，不容许下属不服从。”

苏珊摇晃着一瓶啤酒，蹦地打开瓶盖，把啤酒喷在我脸上。

通常苏珊和我之间的这种胡闹实际上是性前戏，但现在有孩子在场，我只好随大家一起哈哈大笑，但其实已欲火中烧。我在船上总是这样。

那天夜里我们玩牌、聊天、看书，最后早早上床。坐船游玩非常劳累，在一艘轻轻摇晃的帆船上我睡得最甜蜜。

星期一早晨，我们黎明即起，启航回家。我们驶出加德纳斯湾，绕过加德纳斯岛——加德纳家族差不多与萨特家族同时来到新大陆，这个海岛是英王查理一世赏赐给他们的，至今仍是他们的财产，现在的主人叫罗伯特·戴维·莱昂·加德纳，他在美国只有一个继承的爵位，称为“第十六世宅院领主”。我父亲认识他，称呼他为鲍勃。

绕航这个大海岛比较危险，但我的船员们应付自如。当我们驶离这个海岛的北岸时，我不由地想着一个古老的观念：土地是生计的保障，土地永远不要卖掉或瓜分。即使这个观念在今天还

有其正确性，但仅表现为一种理想而不是现实。尽管如此，我还是羡慕这个第十六世宅院领主。

我们在绕过奥连特角之后，就降下船帆，让波马诺克号在海面漂浮，然后便放下钓具。苏珊、卡洛琳和我准备钓鲑鱼，我们用特意带来的一罐鲜鱼作钓饵。发疯的爱德华带来一根更粗的钓竿和重 100 磅的钓线准备钓鲨鱼。他声称：“我要钓一条大白鲨。”

卡洛琳调皮地笑着说：“可不要让鲨鱼吃了你。”

爱德华在冰箱里放了整只鸡准备作钓饵，现在他把鸡固定在铜钓线的大钓勾上，以一贯的热情把钓线抛是水里。

我们钓上了六条鲑鱼，放在一桶海水里，稍后将由船长来剖洗处理。而爱德华则真地碰上了一条鲨鱼，正确地说应该是尖鼻鲭鲨，这一带水域在 7 月份多的是这种鱼。我可以看出尖鼻鲭鲨将于何时露出水面，根据钓竿的弯度我估计这条鲨鱼重约 200 磅。爱德华高兴地叫起来：“逮住了，逮住了。它上钩了。”

波马诺克号上没有斗鱼椅——在钓这样大的鱼时这是必不可少的设备——于是爱德华只好跪在甲板上，膝盖顶着船舷。鲨鱼力气很大，足以把船拖走。当爱德华锁住卷轮时，鲨鱼甚至会把船掀翻。爱德华在放完钓线之后，已精疲力竭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但鲨鱼还在活蹦乱跳。这时我想起我和父亲钓青鲨时所遇到的同样情景：我拒绝别人帮我握钓竿，也不让人割断钓线以结束这场力量悬殊的战斗，结果一个小时之后，我的手臂和手掌都因疲劳而麻木了。我不仅没有钓到鲨鱼，反而损失了一根昂贵的钓竿和卷轮。现在我看到的正是大约 30 年前的我。

钓鲨鱼不适合坐帆船。鲨鱼向海底俯冲了好几次，当游艇向两边倾斜时，我担心爱德华会掉出船栏外。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之后，我终于建议：“让它去吧。”

“不。”

“那么让我接替你一下。”

“不!”

卡洛琳和苏珊停止了钓鱼，静静地望着爱德华。爱德华当然不愿意在女人和我面前出丑。我也想不出一个体面的解救办法。其实，这是他的问题，而不是我的问题。

卡洛琳在爱德华的头上浇了一桶淡水，然后在他的头上和肩膀上捂了一条温毛巾。苏珊把几罐可口可乐端到他嘴边，爱德华一连喝了三罐。

我看出爱德华的体力已不支。他的皮肤涨红。舌头伸出嘴外，目光呆滞茫然，我担心他会因中暑而昏过去。他用双臂和双腿紧紧夹住钓竿，如果鲨鱼长时间用力拉扯，我想他会连人带钓竿一起被拉跑。

不过，我宁愿他昏过去，或者钓线被拉断，甚至被鲨鱼拉下海里，而不愿他撒手。

卡洛琳向他喊道：“快放手，爱德华，快放手。”

爱德华已说不出话来，他只是摇摇头。

我不知道事态的发展将会是什么结局。这时苏珊已自作主张地用刀割断了钓线。

爱德华一时茫然不解发生了什么事，随后就伸开四肢躺倒在甲板上哭起来。

我们只好把他抬进舱里，放在床铺上，用湿毛巾冷敷。过了一个小时之后，他的手脚才开始恢复活动力。

最后我们启航回家。爱德华沉默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对大家说：“谢谢你们的帮助。”

卡洛琳应道：“我们应该把你扔给鲨鱼。”

“鲨鱼？”我说，“我还以为他在斗一只死鸡呢。”

苏珊笑笑，搂住自己的儿子说：“你就像你父亲一样倔强。”

“谢谢你。”爱德华说。

星期一傍晚，我们驶入锡旺哈卡科林斯游艇俱乐部，大家都已精疲力竭，皮肤晒得黝黑。船上生活就像是检验人际关系的试纸，因为狭窄的生活空间和孤独会迫使人们要不是结合成和睦的群体，就是导致哗变和谋杀。当我们上岸时，萨特一家人都互相微笑着。这是大海发挥的神奇力量。

但你不能永久待在海上，而且大部分的荒凉海岛上也都普遍缺乏动紧急盲肠手术的设备。于是我们把游艇系在岸边，回到喧闹、紧张、充满电子医疗设备的生活当中。

我知道萨特一家人在波马诺克号上重新形成的联系基本上是牢固的，但在夫妻之间仍然存在着严重的裂缝。当然孩子们无法使我们弥合，但能拉近我们的距离，至少当他们在家时。但那天晚上，我独自坐在书房里，意识到自己希望这个夏季赶快结束，希望卡洛琳和爱德华回学校，这样我就可以和苏珊商谈到底是合还是分。

星期五，我们四人驱车前往东汉普顿的别墅。我向房地产经纪人提出想尽快在夏季把我们的房子卖掉的想法。唉，夏季已过了几周，曼哈顿的大部分火鸡都已拔了毛，再加上股票市场动荡，货利率率高，以及所得税率将要提高的传闻，使得夏季房地产市场极为萧条。不过我还是开价 50 万，但房地产经纪人却写成 499900 美元。“不对，”我说，“我告诉你是 50 万。”

“不过。”

“我找的不是愚蠢的买主，就照我说的数目写。”于是他照办了。即使我卖得 50 万，也占不了多少便宜，因为我还得偿还货款以及经纪人的佣金，付钱给梅尔泽、国税局，当然还要缴纳增

值税。天哪，多令人难过。不过，更难过的还是因为我喜欢这房子，因为它是我的惟一拥有的一片实实在在的土地。

我们在自己那座美式木板房子里度过了星期五下午，赶在经纪人带买主来之前把一些私人物品收拾起来。大家都不发一语，看来都已意识到这一切已成事实。而另一个可能想到的事实是，苏珊可能有钱偿清我所欠的税款。我不太清楚她到底有多少钱（因为我只是她的丈夫和一个处理税务的律师），但我估计她大约有60万，其中每年可能有5万用于零花，但她用不了那么多钱，因此有一部分可能又转换成股票、债券之类的东西。但是恳求一个祖传富户的女继承人动用她的老本就像要求一个修女与其做爱一样困难。

再者，我认为苏珊并不像我一样喜爱东汉普顿和我们在那边的房子。这有许多实际的原因，但还有一个她几乎不可能意识到的心理因素，那就是“是谁的房子就该由谁负责”。不管怎么说，那天下午我们整理了房子，出去买来了食物，然后在门廊里喝饮料。爱德华问我：“如果在我从佛罗里达回来时你还没卖掉这栋房子，我们可以出去玩几个礼拜吗？”

我答道：“那要看我有没有空。”

卡洛琳说：“爸，你每年8月都是休息的。”

“是的，因为税务的事，尽管像死亡一样不可避免，但总还可以延迟一个月再来处理。但今年我的一个客户遇到了比税务更严重的问题，我得视情况而定。不过到时候再说吧。”

他们俩咕哝着，因为爸爸说“到时候再说吧”的意思就是表示拒绝。我说：“真的，我们要看看事态的发展。如果我们没有卖掉房子，你们两个可以自己去，也许你们的母亲愿意和你们一起去。”

苏珊说：“到时候再说吧。”

看来这是最适合当时情况的一句话，因为未来难以捉摸，而且瞬息万变。

下午7点钟，萨特一家人依照惯例到附近的南安普敦去看望祖父母，他们看见我们到来都高兴地与我们一一握手。他们拥有一座由玻璃和杉木建成的现代房子，里面安装有20世纪晚期美国文明的一切便利设备。这房子简直就是由电脑和定时器所控制的，由各种感应器根据阳光来启闭百业窗，根据需要为草坪浇水，室内无人超过五分钟后电灯就会自动关闭，如此等等。不过由于尚无尿酸感应器，因此你还是得自己放水冲马桶。

我母亲声称与其坐在那里喝饮料，不如直接去餐馆，于是我们便改变初衷分乘几辆汽车到南安普敦的乔市路上会合。这是美国有趣的、最古老的街道之一，其历史可追溯到1640年，但街上没有一座建筑物有这么久的历史。至于乔布，这个可怜的人则受到上帝的惩罚，苦难重重，但最大的苦难莫过于一定要与约瑟夫·萨特和哈丽特·萨特一起赴宴。

也许我是言过其实，但我还是要说，我宁愿在地窖里吃虫子，也不愿与我的双亲上馆子。

但我们到底还是在一家叫“马迪之家”的新潮餐馆里订了位。在汉普顿斯，餐馆的名称越平常，如山米的比萨、比利的汉堡馆或更令人作呕的“巴迪之家”，就越讲究排场。我的双亲一向非常前卫，因此总爱光顾这类可怕的餐馆，这里充斥着美国文坛的渣滓（但它难以与精华相区别），诸如曾经走红的演员、从未走红的艺术家，以及一些可能游走到这里寄食于百万富翁门下的落魄欧洲人。

我这个人很奇怪，我比较喜欢这里的传统餐馆，那里是权实文雅的场所，不但没有吊挂着植物，菜单上也只有传统的菜肴，油腻的有长岛肥鸭，而清淡的则有奇异果。

我们终究还是被引到一张只能容纳两个人的桌子旁，但桌旁却摆了六张椅子；桌上没有桌布，桌下则蹲着一只忸尼作态的猫。我知道猫是他们租来轮流摆设的，就像那些悬垂植物一样，我在其他四家餐馆里也见过这种肥肥的虎斑猫。

餐馆里的噪音就像是电影《海神号》中当轮船翻覆时的配乐，而餐馆里的空调技师则似乎没有考虑到会有顾客到来。

我们向一个笑容可掬的小姑娘要了饮料，她似乎不知道我们并不是好人。

我父亲首先举起了酒杯，似乎在建议大家共同来祝酒，于是我们大家也都把杯子举了起来。但其实他是在检查杯子上有无水渍。他发现了一些水渍，于是把女服务生叫过来训了一顿。她望着水清出神，我不禁怀疑她是否吸食了毒品。

换来一杯酒之后，老爹又再次检查杯子，然后坐下来。这时我举杯祝酒说：“祝我们团聚，祝这个夏天我们相爱、和睦、健康！”

我们碰杯，然后喝了一点。一株不怀好心的羊齿类植物想把卷发绕在我的脖子上，我折断几根卷须扔在地板上，那只租来的猫则刚好在那里磨蹭着我的腿。正当我想把这毛茸茸的畜牲踢开时，一个小伙子可能服了安眠药而把满满的一盆食物撒在地上。这只猫就像巴甫洛夫用来做实验的那只狗一样，知道这声响意味着食物，于是就飞奔过去。我对苏珊说：“我准备把这家餐馆推荐给莱斯特和茱蒂。”

我们就这样聊了一阵子，但我的双亲不爱闲聊，他们不太关心我们的家事，不想听有关拉廷敦、蝗虫谷和律师事务所的新闻，对孙辈的兴趣也不超过对子女辈的兴趣或热情。

但我试探地问了一下：“近来你们有爱梅丽的消息吗？”自从复活节以后我就再也没见到我姐姐，但她在5月份曾写过信给

我。

我父亲答道：“她来过信。”

“多久以前？”

“上个月。”

“她写了些什么？”

我母亲接腔说：“一切都好。”

苏珊说：“卡洛琳下周要去古巴。”

我母亲似乎真的对此发生了兴趣。“很好哇，卡洛琳。政府没有权利阻止你。”

卡洛琳答道：“事实上我们还得先飞到墨西哥，我们不能从这里直接飞到古巴去。”

“那真是太糟糕了。”

爱德华说：“我准备去佛罗里达。”

我母亲望着他说：“那太好了。”

我父亲补充说：“祝你玩得痛快。”

现在我们开始滔滔不绝了。于是我试着问：“8月下旬爱德华想到这里住段时间，如果你们外出，他可以帮你们看家。”

我父亲对我说：“如果我们外出，我们会请女仆来看家。”

他们谁也没问起为什么爱德华不去住我们在东汉普顿的房子，于是我主动解释说：“我们准备卖掉自己的房子。”

“现在的房市不太景气。”我父亲说。

“我之所以要卖是因为我在纳税上出了问题。”

他回答说听到这个消息后很难过，但我知道他一定在想，一个处理税务的专家怎么会这么傻。于是我简单描述了问题产生的原因，心想老狐狸也许能想出什么办法来。他听了之后说：“我好像对你说过这种事以后还会来困扰你的话。”

真是好爸爸。

卡洛琳说：“你知道我们住在谁的隔壁吗？”

我父亲答道：“知道，我们在复活节时就听说了。”

我说：“我们两家现在相当友好。”

正在看菜单的母亲抬起头来。“他做的香蒜酱好吃得很。”

“你怎么知道？”

“我吃过，约翰。”

“你在贝拉罗萨家吃过饭吗？”

“没有，他家在哪里？”

我显然是听错了。

母亲继续说：“他每天下午7点钟都会到北海的一个小农场采摘九层塔。”

“他是谁？”

“巴迪·贝尔，这家餐馆的老板。他是欣内库克族人，但他能烧出很好的意大利菜。”

“老板是印第安人吗？”

“一个正统的美国原住民，约翰，一个欣内库克人。他有百分之十的收入直接归保留区所有。他是一个可爱，等会儿我们设法见见他。”

我又要了一杯双份琴汤尼酒。

我们就这样谈了很久，但我的双亲就是没有问起苏珊的双亲或她的任何家人，也没有打听蝗虫谷或曼哈顿事务所的任何人，更没有打听阿拉德夫妇。实际上他们谁也没有打听。他们特意不向卡洛琳和爱德华询问在校的情况。我发现世界上有某几种人对人类怀有伟大的爱，就像我的双亲一样，但他们却不喜欢人。

不过我的母亲倒喜欢色迪·贝尔。“你一定要见见他”她坚持说。

“好。他在哪里？”我彬彬有礼地应道。

“他星期五通常都会在这里。”

爱德华说：“也许他去参加印第安人的祈神仪式了。”

我瞪了他一眼，然后对我父亲说：“我们一定要吃他烧的蘑菇。”她向我和苏珊解释说：“他亲自采摘蘑菇，他知道哪里有蘑菇，但他绝不让人知道他的秘密。”

我确信巴迪·贝尔是像任何一个心智正常的餐馆老板一样到批发市场去买的，但他却用谎言骗了这群贪吃蘑菇的老女人。天哪，我还不如跟法兰克·贝拉罗萨一起用餐。

餐馆老板一直不露面，我母亲显得焦急不安，于是向女侍打听他的下落。女侍答道：“啊，你知道，他很忙的，你知道，他在烧菜啊！你是想与他讲话还是有别的事呢？”

“等他有空再说。”我母亲应道。

我心想，我才不管它呢。

由于我母亲的建议或坚持，我要了一份据称是用贝尔先生采来的九层塔、蘑菇和霉烂怪味的酢酱草三种口味混合的细通心面。

用餐时大家都没有多说话，等碗盘撤走之后，母亲就对我父亲说：“我们要吃吃印第安布丁了。”她转头对我们说：“巴迪会做道地的印第安布丁，你们一定要尝尝。”

于是我们有了六个地道印第安风味的——应该说是地道美国风味——布丁，我敢打赌这是罐装布丁。因此我吃布丁时喝白兰地，谁管得着呢？

账单送来了，照例由我父亲付了账。我急着想离开，偏偏这时那位伟大的印第安人来跑堂，于是我们又坐下来等待他光临我们这张桌子。

为了打破沉默，我对父亲说：“爱德华上周钓住了一条尖鼻鲭鲨，约有两百磅重。”